

006645

兴宁小志

广东省兴宁市政协文史委

高亞偉教授遺像





烟雨漓江(桂林) 曾崇浩



漁人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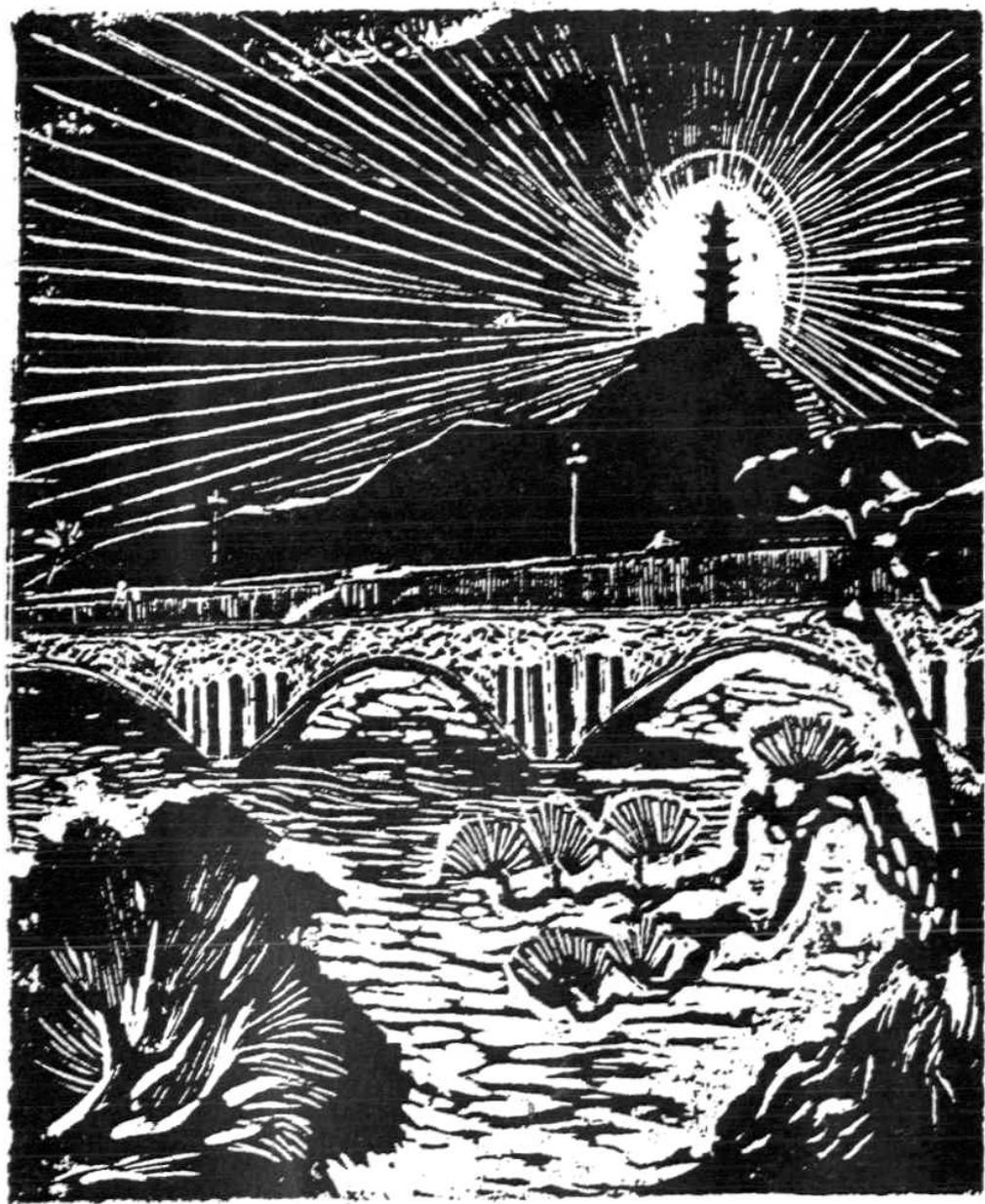
歲次己卯年秋月赴木陸廣西桂林被遊寫生
歷時近旬旬日遊山水學而名是滄江四岸出青
水看漁舟笑復其間漁人樂而名是特寫其法
字浩

漁人樂

曾崇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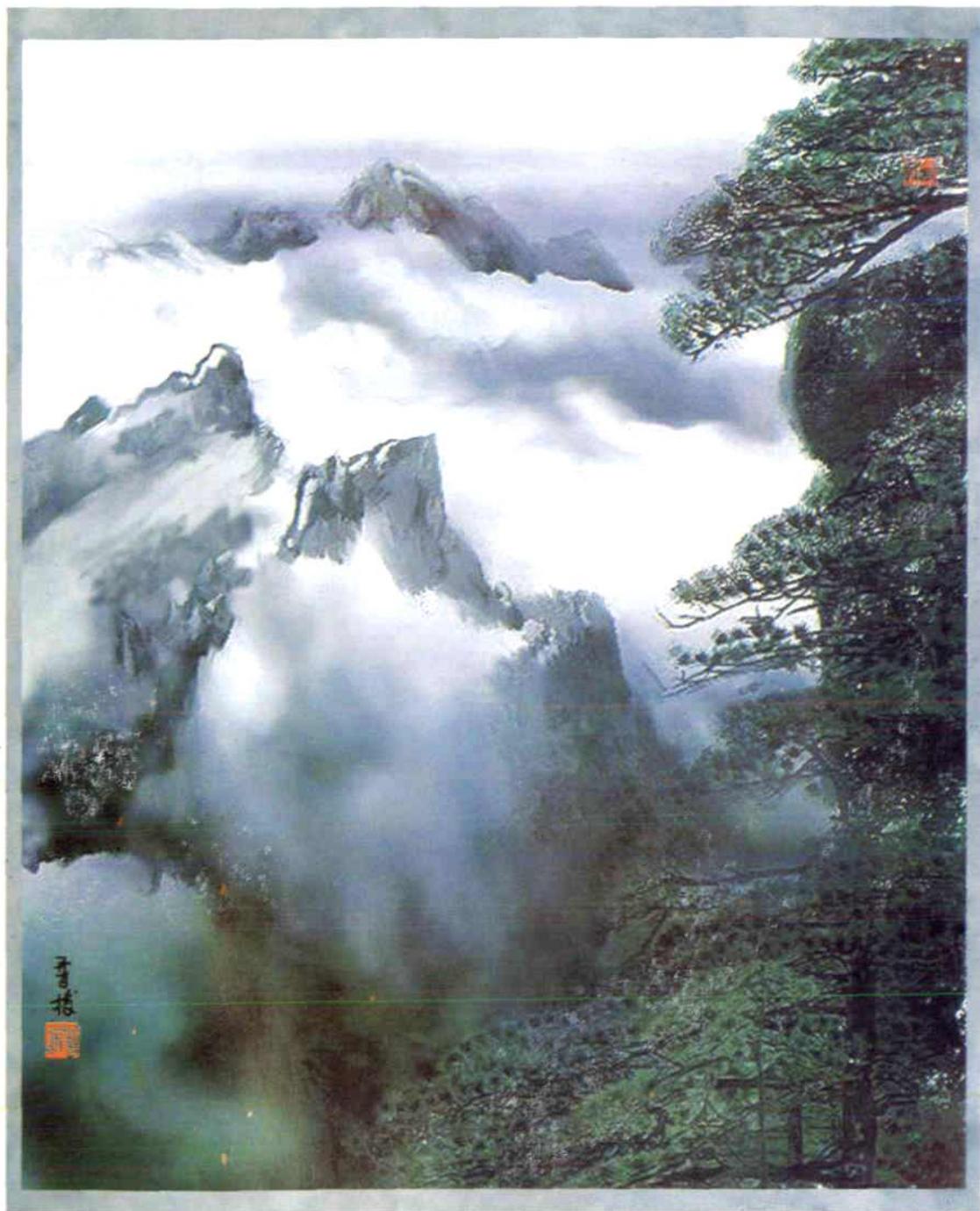
湖光山色 钟步卿



您是灯塔(黑白版画) 钟步卿



晴窗喜春(电脑中国画) 潘晋拔



山外山(电脑中国画) 潘晋拔

可造晨练
读年批
碑批
李梦九



书法 李梦九

目 录

高亚伟教授纪念专栏

高亚伟传	王善初(1)
敬悼恩师	
——高亚伟教授对历史教育的卓越贡献	饶朋湘(4)
我记忆中的亚伟姑父	袁伟时(7)
忆先师高公亚伟	李文伟(15)
我的一家	
——纪念夫君逝世三周年	袁蕉美(18)
爸,安息吧!	高倩梅(24)
永远怀念三叔父高亚伟教授	高剑锋(28)
悼念诗四首	李则芬 王汉君 林钧南 陈秀宾(32)
高亚伟教授专任职务简表	袁蕉美整理(36)
高亚伟教授兼任职务简表	袁蕉美整理(38)
高亚伟教授著作简表	袁蕉美整理(41)
对清末我国所以能避免被瓜分问题提出一个新诠释	
——中西历史互动的一个个案研究	高亚伟(44)

- 从中外历史比较研究中看中华民族的伟大 高亚伟(57)
 对历史教育改进再提建议 高亚伟(74)

先 贤 遗 著

- 《壬子旅行记》 罗蔼其(87)

客家研究 客家文化

- 罗香林先生的客家研究 刘佐泉(158)
 罗蔼其和他的《客方言》 王志光(169)
 “华夏男儿石敢当”
 ——读李则芬将军诗词 罗可群(177)
 研究客家源流不可忽视族谱 王淦文(188)
 我们需要怎样的田野调查
 ——从几个民俗例子看客家先人“古越族论”
 王淦文(194)
 喷霜翻雪作清寒——古代东文岭瀑布唱和 罗 滨(198)
 胡曦诗歌研究 刘彦章(214)
 客家民居的代表——善述围 刘思明 陈作新(225)
 福兴“金屋”——瑞征围 曾秋玲(229)

史 海 钩 沉

- 《别溪杂志》九十周年纪念 张伯涛(231)

往事纪实

- 李坚真与兴宁土改 卢焕平(235)
造林绿化功德千秋
——省委书记林若在兴宁抓造林绿化纪实
..... 卢焕平(240)

行业史

- 兴宁林业 50 年发展简况 陈作新(244)
兴宁的殡葬改革 何苑庭(253)

人物志

- 经济学者罗凤超行述 罗达芸(257)
李又华传略 卢焕平(260)

悼念篇

- 清白做人 无私奉献
——忆故友黎昔非同志 林钧南(264)
悼念王鼎新同志 林钧南(286)
心香一瓣 聊寄哀思
——悼念饶鸿竞同志 吴宏聪(289)

征 程 足 迹

挥洒山水之情

——曾宗浩的水墨天地 何 鼎(294)

风华正茂 挥斥方遒

——访我国早期版画家钟步卿先生 陈其伟(298)

荧屏妙手绘丹青

——记创造“电脑中国画”的客家籍画家潘晋拔

..... 钟钢城(303)

人生有涯艺无边

——小记书法家李梦九 陈其伟(306)

山歌大师陈贤英 老董 范晴(309)

人 物 轶 事

才华横溢的兴宁知县祝枝山 刁伟生(311)

清末废科举前后罗斧月兴新学轶闻 吴作凡(313)

故 事 传 说

“金龟望日”的传说 钟春晖(322)

罗浮青龙寺的传说 陈柳金(324)

兴宁龙西寺 杨才珍(326)

高亚伟传

王善初

高亚伟（1916—1998）是杰出的史学家，专长西洋史，曾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新加坡南洋大学教授，台大、政大、淡江、辅仁、东海及文化等大学兼任教授。

高亚伟，字一凌，广东兴宁人，一九一六年七月六日生于广东兴宁市刁坊圩高屋。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在家乡读初中，仅两年考取高中，在高中只读了一年即北上北平，考入燕京大学，入学后又转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由于家境清寒，自大二开始，即自力更生，以高一凌为笔名创作散文及新诗，发表于北京各报刊，赚取稿费作为学费和生活费，由于他的文章刊出率极高，足以维持学生生活。学生时代，曾出版《夜行集》（诗集）一册，风行一时，洛阳纸贵，使高一凌在北平文艺界颇富时誉。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抗战爆发，北平不久沦陷，北京大学迁往云南昆明，与南开、清华等校合为西南联大，高亚伟随学校迁至大后方，由于家中接济断绝，生活艰困，加之抗日损耗，物资缺乏，于极端艰困之中，高亚伟勤学不辍，卒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任助教，教学相长。一九四〇年应聘回乡，担任兴宁一中教师，教授高中外国史课程。

一九四七年，高亚伟应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史地系（今国立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前身）之聘，携夫人袁蕉美来台，教授西洋史课程。从此，遂长期留台教书，任师大教职垂四十年，其间曾兼任台大、政大、辅仁、淡江、东海及文化等大学教授，专授西洋史，因而在台湾史学界他的桃李甚多，到处都有他的学生。一九六〇年初，新加坡南洋大学成立，高亚伟曾应邀前往讲学，任该校客座教授两年，作育英才，播芬芳于异地。

高亚伟授课之余，执笔为文，著述不辍，曾长期为国立编译馆编撰中学及师范学校学生所用之历史教科书，把自己的史识贯注于后代青年脑海中。他对于历史独具灼见，与众不同。一九六二年三月，他在《新天地》杂志中发表“历史教育中的立场问题”一文，力主中国历史的教学应采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不应以汉族的立场视蒙元与满清为外族，在叙述国史发展过程的时候，应着重各民族间的融合经过，少触及彼此之间的冲突；对于各级学校所用外国史教科书及西洋史著作，多以欧洲人立场，采重欧轻亚的态度，忽视古代亚洲文明成就的现象，高亚伟很不以为然，授课时一再痛加驳斥，慷慨激昂。并发奋独立完成《世界通史》三巨册，申论个人之学术理论与主张，此书为高氏呕心沥血之作，为台湾各大专院校普遍采用，获史学界极高的评价。

一九八六年八月，七十岁的高亚伟自师大历史学系教授岗位上退休，与夫人卜居台北市郊的新店，爬山运动，悠游林泉，暇时热心参加兴宁同乡会的活动，被同乡推举为永久名誉会长。八十岁以后略有高血压及血管硬化现象，但药物可以控制，对健康无大碍，不料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家中跌了一跤，头破血流，送医院急救，已无大碍，不幸五天后竟因心脏病发猝逝，享年八十三岁。

高亚伟任教广东兴宁一中时，和袁蕉美女士结缡，携手五十余年，伉俪情深，育有五女一男，皆已成家立业，分居于台湾、澳洲、美国及阿根廷，已有孙辈十三人，曾孙一人。

(原载台湾《中外杂志》1999年2月号“中外名人传”专栏)